

屠格涅夫文集

烟 处女地



上海译文出版社



●屠格涅夫文集

烟 处女地

高惠群译

В. И. Мухоморов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烟; 处女地 / (俄) 屠格涅夫著; 高惠群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11

(屠格涅夫文集)

ISBN 7-5327-2441-7

I. ①烟... ②处... II. ①屠... ②高...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0137 号

И. С. Тургенев
ДЫМ НОВЬ

本书根据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2-ти томах, т. 4,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4 年版译出

烟 处女地

[俄] 伊·屠格涅夫 著
高惠群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625 插页 2 字数 357,000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ISBN 7-5327-2441-7/I·1428

定价: 20.60 元

ТЪРГОВЕЛЕН

СЪДЪРЖАНИЕ

烟 1

处女地 191

烟
ДЫМ

—

一八六二年八月十日，下午四点多钟，在巴登-巴登^①著名的“Conversation^②”前面聚集着许多人。天气特别的好。周围的一切，那葱茏的树木、起伏的山峦、这座安乐城里一幢幢颜色明亮的房屋，都喜气洋洋地完全展现在和煦的阳光下。似乎万物都在微笑，都在无缘无故、亲切动人地微笑着。人们不分老少妍媸，一个个脸上都露出这种莫名其妙的和蔼笑容。一班浓妆艳抹的巴黎荡妇的出现，对于这里人人踌躇满志皆大欢喜的景象倒也无伤大雅，她们帽子上、面纱上五颜六色的丝带和羽毛、闪闪发光的金银珠翠，看起来就像是春天里缤纷绚烂的花朵和翩翩飞舞的彩翼。只是到处都有人在叽叽喳喳地说着法国话，喉音很重，刺耳难听。这种声音可不能代替百鸟的鸣啭，两者是不能相比的。

不过一切都在照常进行着。乐队在亭子里时而演奏歌剧《茶花女》的集成曲，时而是施特劳斯的圆舞曲，或者是那首由一位热心的乐队指挥改编成器乐曲的俄罗斯情歌《请对她说》。在赌厅里，挤在一张张绿色赌案边的，依旧是大家熟悉的那些人物，他们脸上的表情依旧是呆板中透着急切，说不上是惊骇还是凶狠，这其实是赌牌的狂热使得人人脸上，就连那十足贵族气派的脸上都一律会表现出来的贪得无厌。那个衣着非常时髦、从坦波夫来的胖胖的地主，眼睛瞪得老大，胸脯趴在赌案上，也不

理会“庄家”的冷笑,总是在喊“Rien ne va plus!^①”的一刹那间,用他那只汗津津的手飞快地把金路易圆币向轮盘的四角猛撒过去,结果他非但不可能赢,即便是押中了也不算数。不过这决不会妨碍他就在当天晚上满怀义愤、深有同感地对科科公爵的高论随声附和。这位公爵是有名的贵族反对派领袖,他曾在巴黎马蒂尔达公主的沙龙里,当着皇帝的面很精采地说了一句:“Madame, le principe de la propriété est profondément ébranlé en Russie.^②”我国亲爱的男女同胞们照例是到“俄罗斯之树”——à l’Arbre russe——下面来聚会。他们衣着华丽,时髦潇洒,寒暄起来既文雅又庄重也很随便,这正是居于当代教育顶峰的人物所应有的仪态。当他们相聚而坐,彼此全然不知道说什么好,于是就用废话来消磨时光,或者搬出某个早已江郎才尽的法国过时作家,抖搂他那些老掉牙的下流而乏味的荒唐故事,而这个一脸流气、蓄着山羊胡子的作家,瘦小的脚上套着一双犹太人的矮鞣皮鞋,其实是个饶舌的家伙和小丑。他把过期的《沙里瓦里》和《坚塔马拉》周刊上各种枯燥的无稽之谈拿来对他们,à ces princes russes^③信口胡扯,引得 ces princes russes 感谢不止地哈哈大笑,不禁对这位异国智者的打诨本领心悦诚服,自愧弗如。然而这里几乎荟萃着我国社会的全部“fine fleur^④”,“所有的显贵和时髦人物”。这里有 X.伯爵,无与伦比的音乐爱好者,一个极赋音乐气质的人,他能绝妙地“说出”浪漫曲,而实际上他不知道

① 德国南部城市,疗养胜地。

② 法语:谈话厅,疗养者聚会处。

③ 法语:停止下注!

④ 法语:夫人,私有制在俄国彻底动摇了。

⑤ 法语:对这些俄国公爵们。

⑥ 法语:上层人物,精华。

两个音符之间的区别,甚至不会用食指胡乱弹几下钢琴,唱起歌来就像个蹩脚的吉卜赛人或者巴黎的理发匠。这里还有我们迷人的 Z.男爵,他可是个多面手,把文学家、演说家、行政长官和赌棍集于一身。这里还有 Y.公爵,宗教和人民之友,在包税制的黄金时代靠出卖掺了麻醉剂的劣质白酒大发横财。还有杰出的 O.O.将军,他征服过什么地方,镇压过什么人,可是现在无所事事,不知道如何表现自己。还有滑稽可笑的胖子 P.P.,他认为自己病入膏肓又绝顶聪明,其实他体壮如牛,蠢得像块木疙瘩……这个 P.P.几乎是当今唯一保持着四十年代即《当代英雄》和沃罗滕斯卡娅伯爵夫人时代社交界雄狮们的传统习俗的人物了。他还保持着用鞋跟摇摇摆摆走路的步态,保持着“le culte de la pose^①”(简直无法用俄语表达),保持着不自然的慢吞吞的动作,保持着似乎受了委屈而板着的面孔上那种懒洋洋的高傲表情,以及喜欢打着呵欠打断别人的话,仔细察看自己的手指和指甲,在鼻子里发出笑声,突然把帽子从后脑勺上推到眉毛上的习惯等等。这里甚至还有国家栋梁、外交家、享誉欧洲的名流巨子,有智囊人物——他们认为黄金文书是罗马教皇颁布的,而英国的“poor tax^②”其实是向穷人征税。最后,这里还有劲头十足却带着几分腼腆的茶花女崇拜者,这些社交界的年轻雄狮,梳着从脑后分缝的极讲究的分头,蓄着漂亮的下垂式颊须,身穿正牌伦敦服装,看来他们毫不困难就能成为像那个声名狼藉的法国饶舌家一样的鄙俗之徒。可是,不!须知我们这里是不流行本国货的。所以,那位著名的时装和风雅潮流的执牛耳者,被人刻薄地冠以“黄蜂女王”和“戴睡帽的墨杜萨”雅号的 III.伯爵

① 法语:姿态崇拜。

② 法语:济贫税。

夫人,只要那个法国饶舌家不在场,她宁可马上去找那些就在近旁转来转去的意大利人、摩尔达维亚人、美国的“关亡术家”、活泼的外国使馆秘书、一脸女人相却不苟言笑的德国男人等等。起而效法伯爵夫人的有 Babette 公爵夫人,据说肖邦就是在她的照看下死去的(在欧洲照看肖邦咽气的女士可以千计);还有 Annette 公爵夫人,若非她时不时突然流露出那种乡村洗衣妇的俗态,就像龙涎香的幽香里透出一股白菜味儿那样,她一定是可以艳冠群芳的;还有 Pachette 公爵夫人,她出了件不幸的事:丈夫刚谋到一个显要职位,可是忽然,Dieu sait pourquoi^①,他竟把市长毒打一顿,还盗走了两万银卢布公款;还有爱笑的济济公爵小姐和爱哭的佐佐公爵小姐——这些人都爱理不理地把自己的同胞撇在了一边……让我们也撇下这班迷人的太太小姐,离开这棵著名的树吧,让她们穿着那身有些俗气的昂贵服装端坐在树边,愿上帝帮她们排解一下那难堪的寂寞吧!

二

距“俄罗斯之树”仅几步之遥,在韦贝尔咖啡馆门前一张小桌子边,坐着一位将近三十岁的漂亮男子,他中等个头,清癯黝黑,有一张刚毅而可爱的脸。他向前弯着身体,双手撑在手杖上,安安静静、随随便便地坐着,根本想不到会有人注意到他,或者来找他说话。他那双富有表情的淡褐色大眼睛缓缓地扫视着四周,时而在太阳底下眯缝起来,时而牢牢盯住一个怪模怪样的过路人,一丝近乎天真的微笑掠过他的嘴唇、细细的唇髭和向前凸出的下颏。他穿着一件宽大的德国式外套,高高的前额被一

^① 法语:天知道为什么。

顶软料子灰色礼帽遮去了一半。乍一眼的印象，他是个诚实、能干、颇为自信的人，像这样的人天底下倒也有的是。他仿佛是经过长期劳作之后来这里休息的，并且因为他所系念的那个世界离这里很远，跟此刻他身边的这个世界又完全不同，所以他就实心实意地来欣赏展现在他眼前的这一派景物。他是俄国人，名叫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利特维诺夫。

我们要跟他认识，就得简单说一说他那并不复杂的过去。

他是一个出身于商人的退職官员的儿子，因此他自然是在乡下而不是在城市里受的教育。母亲是贵族，上过贵族女子中学，为人很善良也很热情，但也是个个性挺强的女人。她比丈夫年轻二十岁，就极力对他施行再教育，迫使他从官场转到地主生活的轨道上，并且软硬兼施改变了他那乖张倔强的脾气。多亏了妻子，他变得穿戴整齐、举止得体，也不骂人了。他虽然手不持卷，却很尊重学问和有学问的人，时时处处尽量不失身分，甚至走路也放轻脚步，讲话也压低嗓门，而且总要多谈些高尚的事情，这一切可费了他不少力气。有时他在心里想：“嘿！看我拿鞭子抽你！”可嘴里说出来的是：“对，对，这……还用说嘛，这倒是个问题。”利特维诺夫的母亲也学欧洲人那样持家，对仆人称呼“您”，不准任何人在用餐时发出呼哧声。她拥有一片领地，可是她和丈夫都不懂得如何管理它。田庄早已荒芜，但它的土地面积很大，可以用作各种经营，还有树林和湖泊。曾经有个热心却不善料理的地主在湖边开办过一座工厂，后来这家工厂被一个狡猾的商人买去兴旺过一阵，但终于在一位诚实的德国生意人手里彻底垮掉了。利特维诺夫太太没有损失财产，没有债台高筑，她已经满足了。不幸她的健康状况不佳，就在儿子进莫斯科大学那一年，她因肺病去世了。由于某些情况（读者在下面就会知道）利特维诺夫未能完成学业，回到了外省，他无所事，无交

游,几乎连一个熟人也没有地闲散了一段时日。他所在那个县的贵族对他没有好感,他们倒并非满脑子都是西方的“缺席主义”有害论,他们只是更相信本乡本土的一条道理:“自己的衬衫更贴身。”所以他在一八五五年就进了后备军,在克里木得了伤寒症险些死掉,他在腐海^①边的土窑里驻扎了六个月,连个“盟友”的影子也没有见到。后来他被选进了贵族会议,难免也碰到不愉快的事情,他在乡下住了些日子,就对经营农业着了迷。他知道,风烛残年的父亲把母亲的田庄管理得很马虎,很糟糕,田庄的收入不及应有的十分之一,但如果掌握在有经验的内行人手里,它就会变成一座聚宝盆。他当然也知道,他所缺少的正是这方面的经验和知识,于是他就跑到国外来学习农艺学和工艺学,一点一点从头学起。他在梅克伦堡、西里西亚和卡尔斯鲁厄先后待了四年有余,还去过比利时和英国。他刻苦攻读,积累知识,这对他并非易事,但他终于坚持到完全学成。现在他对自己和未来都充满信心,深信他能造福于自家的田庄甚至泽及整个乡里,他要回祖国去,更何况父亲每封来信都苦苦哀求他回家,说什么农奴解放呀,重新划分土地呀,赎买契约呀,总之是种种新制度把人都完全搞糊涂了……可是,他现在为什么待在巴登呢?

他待在巴登,是因为他的表妹,也就是他的未婚妻,塔季扬娜·彼得罗夫娜·舍斯托娃日内就要到这里来。他俩几乎自小青梅竹马,而且今年的春天和夏天,她跟姑母搬到德累斯顿时,他们是在一起度过的。他真心爱着并很尊重这位年轻的表妹。现在他已经完成了艰苦的准备工作,马上就要投身新的天地,开始干一番不同于普通公职的真正事业,这时他向他心爱的女人、

① 即克里木半岛东部的锡瓦什湾。

同志和朋友提出把他俩的生命结合在一起,此后甘苦共尝,劳逸分享,就像英国人所说的:“for better for worse^①”。她同意了。于是他就到卡尔斯鲁厄去取他留在那儿的书籍、文件和行李……不过您又要问了,他到底为什么待在巴登呢?

他待在巴登,是因为塔季扬娜的姑母,她的养育者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舍斯托娃的缘故。这位五十五岁的老处女,脾气古怪但为人非常善良、正直,她爱好自由,具有火热的忘我牺牲精神,是一位esprit fort^②(她读施特劳斯的哲学著作,当然是背着她的侄女)。她还是民主主义者、贵族政治和上流社会的激烈反对者,但是她仍然抵挡不住强烈的诱惑,想在巴登这么时髦的地方哪怕只看一眼这里真正的上流社会……卡皮托利娜·马尔科夫娜从不穿钟式裙,把一头白发剪成圆圈式,然而奢华的生活仍在暗暗激动着她,她乐得痛痛快快地把这种生活斥骂和鄙薄一番……怎能不满足一下这位善良老太太的心愿呢?

利特维诺夫如此安静而随便地坐在这里,如此充满自信地望着周围的景物,是因为他今后的生活已经清清楚楚展现在面前,他的命运已经决定,他为这样的命运感到自豪,为把它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充满了喜悦。

三

“哎呀!哎呀!哎呀!原来他在这儿呢!”突然在他耳边响起了一个尖细的声音,一只浮肿的手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抬头一看,认出是他在莫斯科时为数不多的旧交之一。此人姓巴姆

① 英语:休戚与共。

② 法语:自由思想者。

巴耶夫，人倒是个好人，就是老没正经，岁数也不小了，他的两颊和鼻子都软绵绵的像是煮过了似的，头发蓬乱油腻，身体肥胖松弛。这位罗斯季斯拉夫·巴姆巴耶夫总是身无分文，总是为了什么事情兴高采烈，他咋咋呼呼，漫无目标，在我们忍辱负重的大地母亲身上东游西逛。

“这可真叫巧遇！”他又说道，睁大了浮肿的小眼睛，撅了撅肥厚的嘴唇，他那撇染过的小胡子显得怪里怪气的挺不顺眼。“哈！好一个巴登！大家都跟蟑螂似地爬到这儿来。你是怎么来的呀？”

巴姆巴耶夫对世上所有的人一律以“你”相称。

“我三天前到这里的。”

“从哪儿来？”

“这你何必要知道？”

“什么何必！且慢，且慢，你也许不知道还有谁到这儿来了！古巴廖夫！他本人亲自来了！是昨天从海德堡乘车来的。不用说你认识他吧？”

“听说过此人。”

“只是听说过？得了吧！我们马上，我们这就带你去见他。连这样的人物都不认识！正好，还有这位沃罗希洛夫……且慢，你大概也不认识他吧？在下有幸介绍二位认识一下。你们这两位学者！这一位简直是只凤凰！请接吻吧！”

巴姆巴耶夫说罢，就转身招呼站在他身边的一个漂亮青年，这个人脸色红润而有精神，但表情一本正经。利特维诺夫欠起身，当然没有去接吻，只是跟“凤凰”彼此略一点头，从对方严肃的样子来看，像是不太喜欢这突如其来的介绍。

“我说他是凤凰，我不收回这句话，”巴姆巴耶夫接着说，“你到彼得堡某武备学校去看一下，荣誉榜上是谁的名字排在第一？”

是谢苗·雅科夫列维奇·沃罗希洛夫！哦，古巴廖夫，古巴廖夫，弟兄们！！要赶快去，赶快去见这个人！我非常崇拜这个人！不止我一个，所有的人都崇拜他。他正在写一部大作，啊……啊……啊！……”

“是什么内容的大作？”利特维诺夫问。

“无所不包，我的老弟，知道吧，就像巴克尔^①那样的……不过更深刻，更深刻……一切问题都在里面迎刃而解，写得明明白白。”

“你自己读过这部大作吗？”

“没有，没读过。这还是个秘密，不可以随便张扬。不过古巴廖夫是无所不能的！他无所不能！是的！”巴姆巴耶夫叹了口气，敛起了双手。“要是俄罗斯再出两三个这样的人才，情况会怎么样呢，我的老天！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我只告诉你一点：不管你最近在从事什么——当然，我不知道你平时干什么；也不管你有哪些信仰——这我也不清楚；总之你一定会从他那儿，从古巴廖夫那儿得益匪浅！可惜他在此地不能久留。我们要抓住机会，一定要去。去见他，去见他！”

这时一个满头棕红鬃发、低筒礼帽上系着浅蓝色缎带的纨绔子从旁边走过，他转过身来，带着挖苦的冷笑从单眼镜片里打量了一下巴姆巴耶夫。利特维诺夫恼火了。

“你嚷什么呀？”他说，“就像唤猎狗追踪野兽似的！我还没有吃中饭呢。”

“这有什么！可以现在就到韦贝尔那里……三个人一块儿……好极了！你有钱为我付账吗？”他又小声问了一句。

“钱倒是有；不过我，老实说，我不知道……”

① 巴克尔·亨利·托马斯(1821—1862)：英国社会学家，著有《英国文明史》。

“请你别说了。你会感谢我的，他也会高兴的……啊，我的天！”巴姆巴耶夫自己打断了自己的话，“他们在演奏《欧那尼》的最后乐章。多么美妙！……A som…… mo Carlo……^①可是你瞧我这个人！马上就要流泪了。好了，谢苗·雅科夫列维奇！沃罗希洛夫！一块儿去吧，怎么样？”

沃罗希洛夫仍然一动不动地挺立着，保持着几分傲慢的自尊，他煞有介事地低下眼睛，皱起眉头，从牙缝里咕哝出一句什么话……但没有表示拒绝。利特维诺夫则在想：“好吧！就去吃顿饭，反正还有时间。”巴姆巴耶夫挽起了他的胳膊，在去咖啡馆之前，巴姆巴耶夫又朝那个人人认识的赛马俱乐部卖花姑娘伊莎贝拉勾勾手指示意她过来，他想买她一束花。可是这个贵族派头的卖花女站在那里动也不动；她凭什么要走到一位不戴手套、打花领带、穿肮脏横条上衣和歪跟儿皮靴的先生面前去呢？这样的人她在巴黎还从来没见过呢。这时沃罗希洛夫也向她勾了勾手指。卖花女走过来了。他从花箱里挑了很小的一束紫罗兰，丢给她一个盾银币。他想慷慨得让她大吃一惊，可是她连眉毛也没有动一下，等他转过身去，她轻蔑地咬牙切齿撇了撇嘴。沃罗希洛夫穿着很时髦，可以说十分讲究，但是巴黎姑娘老练的眼光马上就能看出，在他的装束打扮和姿势中，在他走路时还有些早年行伍习惯的步态中，缺少那种真正纯粹的“阔”味儿。

三位相识在韦贝尔咖啡馆的大厅里坐定，点好饭菜就交谈起来。巴姆巴耶夫高谈阔论大讲了一通古巴廖夫的崇高意义，随后就不言不语，喘着粗气咀嚼食物，一杯接着一杯地喝酒。沃罗希洛夫吃喝得很少，似乎没有胃口，他详细询问了利特维诺夫的职业，就开始发表自己的见解……他谈的主要不是职业，而是

① 意大利语：致伟大的卡尔。

一般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他忽然兴致勃发，犹如骏马奔驰，又像武备学堂的高材生在毕业考试上那样，威武雄壮、斩钉截铁地说出每一个字，使劲而不合节奏地挥舞着双手。他的话越来越多，越说越起劲，好在也没有人打断他；他好像在宣读论文，又像是在讲课。许多现代学者的名字加上他们各人的生卒年份，一连串刚出版的小册子的大小标题，总之是名字、名字，一大堆名字从他嘴里一齐喷泻而出，给他带来了无上的享受——这一点从他那火辣辣的眼神里可以看出。沃罗希洛夫蔑视一切旧事物，只推崇文明精华和最先进的科学；对他来说，真正的快乐和幸福莫过于能够列举出（即使有些文不对题）某一位绍尔边格尔博士论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监狱的著作，或者在头一天的《亚洲杂志》上刊出的关于古印度吠陀经和《往世书》的文章（尽管他不懂英语，他还是用英语说了“杂志”这个词）。利特维诺夫在听他讲，听了半天也弄不明白他学的究竟是哪种专业。他一会儿讲克尔特人部族在历史上的作用，一会儿大谈古代世界，评论埃吉纳的大理石雕，使劲介绍菲狄亚斯以前的雕塑家奥纳塔斯。不过他把奥纳塔斯说成了约纳坦，使得他这套高论听起来有点像圣经故事或者美洲开发史。他忽然又跳到政治经济学的题目上来，骂巴师夏是傻瓜、木头，“不亚于亚当·斯密和所有的重农学派……”“重农学派！”巴姆巴耶夫跟着他小声说……“是贵族吗？……”这时沃罗希洛夫又随便点评了几句麦考莱，说他是过时作家，已被科学淘汰，这又使巴姆巴耶夫的脸上露出了惊骇的表情。至于海因斯特和黎尔，他说这两个人只要提一下名字就够了，说罢耸了耸肩膀。巴姆巴耶夫也跟着耸耸肩膀。“怎么一下子全搬出来了，无缘无故的，当着外人的面，又是在咖啡馆里，”利特维诺夫望着这位新相识的淡黄头发、浅色眼睛和雪白的牙齿寻思道（特别使他困惑的是他那雪白的大牙和乱挥乱舞